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二

儆戒四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黒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爲陽夜爲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宫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宫禁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亟使小人無得生干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臣若水通曰任伯雨因天變以君子小人宮
庭中國夷狄分別陰陽使徽宗知警所以扶
陽抑陰使君子進小人退正宮闈以正朝廷
中國治而夷狄可攘矣何天變之不可弭哉
惜乎徽宗不足以語此後之人君尚宜鑑諸

○宋徽宗崇寧五年正月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
謫者仕籍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
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
至朝堂毀碑翼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
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命除黨人一切之禁
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

永左降者無問存歿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臣若水通曰徽宗以星變毀黨人碑而弛其禁還諸謫徙者盡復其官罷新法停歲貢可謂應天以實者矣後之人君止於避殿減膳欲以行故事而消天變不亦難乎夫天居高聽卑不容以僞者也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氊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

母后窮邉絶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

臣若水通曰大霖雨陰甚之象也夷狄彵中國小人陷君子臣下蒙君上皆其應也高宗不思二帝母后窮苦受制于夷而去邪用賢以大恢復事之關孰有大於此者哉張守之言可謂因事儆戒急先務者矣

○宋高宗建炎三年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政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熈寧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崇寧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于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

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使知朕悔過之意

臣若水通曰王安石欺君悞國幾危社稷宗廟神宗之罪人也乃以配享神宗天地神人豈可欺耶其爲此舉者是又罪人之罪人也高宗感大雨遂因趙鼎之言而罷其配享宜有罪已悔過之詔可謂能畏天之威矣宋之社稷宗廟不至危亡者其頼有此乎故人君不可不常存警戒之心

○宋寧宗嘉定五年秋八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行志

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爾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盖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内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豢養安逸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臣若水通曰天人一氣也如父母之於子喘息呼吸無不相通故人君之於天地如長子之於父母一氣相通天喜亦喜天怒亦怒故恐懼之心每感於上天譴怒之時豈偶爲之哉孔子迅雷風烈必變爲是故也風霆雷電天怒之尤彰著者也而加於太廟天怒之尤彰著而切近者也德秀之言可謂至矣惜乎未聞寧宗因此而有警悟也後之人君當知父母宗子之義斯可以克謹天戒矣

○寧宗嘉定十五年蒙古鐵木真入西域屠蔑里城滅回回國大掠忻都而還蒙古主遂進次于

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
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
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
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
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之人命寔無
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之大德
曰仁故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以仁天下
者也耶律楚材稱一時之傑平日不能輔養
君德引君當道以志於仁及鐵木真屠城滅
國而乃假角端以懼之尚大掠忻都而還猶

爲用夏變夷乎

○宋理宗寶祐三年春正月起居郎牟子才上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下賤奇技獻笑媟汙清禁上累聖德今震霆示威願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納其言

臣若水通曰人主有所警則惕厲之心生無所警則逸豫之心勝此天理人欲相勝之幾而國家安危治亂之決也元夕張燈侈靡奇技雜進快心人主之逸樂也牟子才因迅雷進諫使理宗惕厲之心勝其逸豫之私由是而遏人欲存天理德可成矣嚮正之士勑天

之言人主可不常聞乎

○元成宗大德七年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
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
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
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
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
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
專政故履謙言及之

臣若水通曰成宗末年朝廷之政內決于宮
闈外委于權幸履謙之言天道人事之對證
矣尚何必他求所以致之之由哉若夫弭之

之道在獨斷以收中外之柄以剛制柔以陽
御陰立君道以應天德建中和之極其感應
之機雖位天地育萬物可也後之有天下之
任者所當知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彗見紫微垣敕丞相阿散等
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
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而凡可以安百
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臣若水通曰宰相輔人君論道經邦爕理陰
陽陰陽不和星象垂變君相之責也彗見紫
微垣所以示譴於君相切近災者也丞相阿

散引咎避位仁宗𧫞徳大赦可謂克謹天戒克有常憲者矣不意元以夷狄之俗其君臣之交儆有如此者較之堂堂中國遇災異爲宰相者恬然不求策免爲人君者以文應天晏然不知責己獨不愧於斯人哉

○劉向說苑曰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始終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臣若水通曰福者禍之伏也是者非之始也治者亂之起也是故君子福而不忘禍是而不忘非治而不忘亂憂勤惕勵之心未嘗一日而少懈也然不知所謹則患不旋踵矣益

曰儆戒無虞君天下者可不念歟

○劉向曰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憂懼惟恐不足

臣若水通曰天人有交勝之理禍福有倚伏之機何也其所由來者漸矣不知其萌而謹之則福將日替而禍將日熾矣可不畏也惟能反之於心而乾乾以終日則人可勝天禍可使福故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惟明主獨觀禍福之原而謹之於豫可也

○劉向曰楚莊王曰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

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至言而恐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益陳儆戒之道而歸之無怠無荒蓋處尊位未至於過也而恐過者存焉得意未至於驕也而恐驕者存焉聞至言未至於不能行也而恐不能行者存焉故或須臾儆戒之不存則是怠荒之所由起也楚莊王其知儆戒之道乎人君知此三者則必觸類知儆而無怠荒焉庶乎免矣

○班固白虎通曰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改過脩德深思慮也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天如子之於父母不可不識父母之心也天心仁愛人君人君貴識天心而已苟能識之災變雖洊見而儆戒之心彌篤改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起敬起孝安有父母之心不可回者乎子不改故父之心斯不得而不逐之矣君不悔過則上天斯絕之矣有國者儆之戒之哉

○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

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内固扃鐍以
防之此埜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
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崛強之間而不知爲
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
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
不爲爾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
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
於思則其禍也有間矣彼之崛強者帶甲荷戈
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
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
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

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臣若水通曰韓愈守戒之言其知道乎原患之成而起於無畏要治之本以歸于得人夫無畏則肆肆則不豫開敵之隙固其自爲之爾惟畏則心存心存則慮審得人而備自有不容已焉者畏畏之所生也則又得人者之本

也是故安危之道豈遠乎哉畏肆之間而已
矣夷狄之馭崛强之防天子諸侯其道一也
古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有備故無患也
而況危亂之秋乎若愈之言可以爲萬世人
君告也

○宋儒張載西銘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
爲匪懈

臣若水通曰不愧匪懈君子終日乾乾之心
所以存心養性也故君子之學存儆戒之心
隨處體認是之謂不懈不懈則不愧而心性
以存而無忝所生矣無忝所生則事天之功

至矣體乾父坤母之所生而全歸者其在於
學乎此又爲大君宗子所宜致力焉者也
○程顥代作應詔上神宗書云人君因億兆以爲
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
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恐一政之不順於
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若乃
恃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擧條綱爲
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
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若是者以
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勤身勞力適足以致負敗
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而致善治者未

之聞也臣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者乎

臣若水通曰程頤此言儆戒之意備矣惜乎神宗溺心於功利而不知省使天祚宋唯其言而從之兢兢業業自持吾見萬姓咸和庶物咸若而可致之祥將至矣

○程顥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

臣若水通曰雹者陰陽相搏不和之氣也聖人極中和之至也故無之雖有之不爲災是反災爲祥也聖人即天也蔡沉曰一成于數天地不能易能易之者人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君人者其毋自荒于佚樂也哉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程頤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天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卑濕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臣若水通曰日食雖有定數然亦有當蝕不蝕者蓋人君之於天一體者也如子之於父母者也豈有父母有變而子不動心者乎豈有天變而人君不恤者乎春秋書之明天人感應之理也明人君事天之道也

○胡安國曰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臣若水通曰災害之成否係於人君之一心爾有反身脩德之誠則變災爲祥怠荒弗悛則咎禍必至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可不戒哉

○張載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臣若水通曰儆戒之道二順與逆而已矣何謂順富貴福澤是也所以奉順於我厚吾爲善之資也何爲逆貧賤憂戚是也所以拂亂於我而增益其所不能也然而富貴福澤之爲儆也順而難貧賤憂戚之爲儆也逆而易

君子之學體認天理故能見大見大則心泰
而富貴貧賤處之一矣人君處崇高富貴之
位當從事於斯焉

○楊時述曾文昭公率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
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
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

臣若水通曰於此可以覘知宋室之不競矣
唐虞君臣相爲儆戒宋之時何時哉天災時
見於上民食大屈於下脩德以弭患猶恐其
不及也而乃君臣飲食燕樂玩之若罔聞知
焉可以爲國乎後之人君大臣不可不鑒戒

於斷也

○張栻曰紹興六年六月臨安地震王司諫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邪女子小人夷狄盜賊皆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之夷狄盜賊則備之恐懼祗畏以應天心此先哲王所以中興也

臣若水通曰王縉地震之疏最爲明白痛切爲君者聞之亦可以儆矣而若罔聞知至陰類長勝坤德不寧小人誤國是夷狄侵中華遂於危亡而不可救矣悲夫

○張栻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

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鑑觀上帝臨
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臣若水通曰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是人即
天心也心即天也故知天之天者荒知心之
天者王唯人主知心之天焉則無往而不知
儆而善心生矣善心生則治道成而天下可
保矣是故人主莫大於自儆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
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機未免有勞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

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臣若水通曰人心之警恒生於所勉而怠恒生於所忽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所忽也夫惟我

太祖高皇帝用夏變夷撥亂反正雖當四海咸寧之日而毎懷宴安之懼亦古人安不忘危之意也

聖子神孫得以享悠久之治者孰非

太祖一念憂勤之所致歟伏惟

皇上以

祖宗爲法則
帝業萬世無疆矣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
太祖皇帝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卽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巧以爲一已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

戒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臣若水通曰驕侈之心縱欲之萌危亡之漸也大夫而驕侈則失其家諸侯而驕侈則失其國天子而驕侈則失其天下不可不防之於其始也我

太祖高皇帝因陳氏鏤金之牀而有驕侈覆轍之戒蓋有以先見其幾矣其聰明睿智豈不高出於千古帝王之上也哉伏惟

聖明念

太祖之言而存儆戒之意則社稷大幸

○洪武十年九月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之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良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政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達旦即臨朝晡時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

惰元首叢脞民何所頼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爾群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群臣皆頓
首受命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燕安鴆毒夫燕安若小
事也而無比之鴆毒焉孟子曰生於憂患而死
於安樂二者之間生死以之可不戒哉
太祖皇帝憂勤一念終始如一其所以拳拳戒告
於群臣者如此真有以契乎周公無逸之戒
矣臣願
聖明以
皇祖爲法終日乾乾不自暇逸則萬世社稷之福

矣

○

孝慈皇后曰

陛下一念敬民之心格于皇天天命眷之祖宗佑之妾何力之有但願陛下不忘於窮約之時而儆戒於治安之日妾亦不忘相從於患難而謹餙於朝夕則

天地祖宗非惟庇佑於今日將爲子孫無窮之福

臣若水通曰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自古人君安富尊榮而不知戒其能免於亂亡者能幾何哉

是故君子有儆戒之道也觀我
孝慈太皇后之言則所以大成內助之功而培養
無疆之業者端不出於此矣詩云子興視夜
明星有爛
太后以之宜謹書之以爲萬世毋儀天下者之龜
鑑也

○洪武丁亥
皇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
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
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

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
等論此深有儆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臣若水通曰伏覩
皇祖與侍臣論前代興亡之故郎大學忠信以得
之驕泰以失之之旨也道之得失則天命人
心之得失繫焉人君苟心存天理主於忠信
以實心行實政則有安富尊榮之福此兢惕
之所以興也心苟累於人欲日以驕泰則生
於心害於政而有亂亡傾覆之禍此驕侈之
所以亡也
聖子神孫體

皇祖之心而監其所監則可以祈天永命於無窮
矣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
逸篇
皇祖曰自昔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
廢勤與逸理亂盛衰攸係也人君當常存惕厲
不可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晏然周公
輔政乃作是書反覆開諭上自天命之精微下
至生民稼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
不具載周公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
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當令儒臣

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惟
朕心聞之愈警惕
臣若水通曰無逸一書周公蓋曰其繼日待
旦憂勤惕厲之心發之也有是心則天理著
見失是心則人欲橫流天理著見則天命歸
焉人欲橫流則人心叛焉此興亡之所由決
也
皇祖開國立極之餘因進講無逸之書探周公之
心深體警戒之義甚盛心也
聖子神孫監于成憲每於進講之時深存警惕閑
心論難一如

聖祖之規則啓心沃心之學可致而日不知其盛
德大業之成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二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三

敬天上

○易益六二王用享于帝吉

臣若水通曰六二以虛中受益虛者誠也祭祀以誠爲享王者之享帝萬物本乎天也所以報本也虛中則齊一齊一則誠誠至則格矣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吉孰大焉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

○復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臣若水通曰雷在地中一陽始復之時生生

之機萬化之本也弗靜則弗養弗養則弗固先王順天道者也閉關於冬至之日使商旅不行后不巡狩也夫天人一氣也禁乎人而安靜以養乎天也養則固固則生物勃然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人則爲陽也人君致養於始發則發之沛然及於四海矣所以贊化育而配天者也敬天其至矣

○書虞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臣若水通曰此乃史臣記帝堯敬天勤民之政也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也若順也

昊天廣大之天曆是紀數之書象是觀天之
器如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者二十八宿
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
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
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夫在天
成象在人爲時天象各有常度四時各有常
運不得乖違人君代天理民者也非敬則不
能順天度以曆象不順即不敬也不敬順乎
天以曆象故陰陽不序而寒暑交易安能定
四時以敬授乎民使知耕穫之候人事之序

乎此堯放勳之治首汲汲於此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始終一敬爾爲人君者奉天理民可不敬乎

○舜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

臣若水通曰此乃帝舜於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所以致誠敬也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上帝天神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是也山川名山大川

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
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是也人君
爲天地百神之主故舜於受終觀象之後卽
祭祀上下神祇乃攝位之始事也類禋望徧
其爲祭之名不同而所以感格之者不越乎
此心之誠敬而已人君祭天地百神可不致
其誠敬乎
○詩大雅板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
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臣若水通曰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渝
變也王往也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及

爾出王言無所往而不與天俱也及爾游衍
言無一游息而不與天俱也程顥曰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故人性情形體皆天也喘息呼
吸皆天也飲食起居命討典禮皆天也故此
詩語敬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豈人之外別有所謂天者哉曰及
爾出王游衍則我之出王游衍者皆天之所
爲也天與人其氣一也其心一也其理一也
苟動靜食息心有不敬焉是不敬天矣人而
至於不敬天是得罪於天也可不畏哉
○周頌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

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戒之之辭蓋群臣之意欲王持敬以保天命也敬者主一之謂中庸所謂戒愼恐懼也天即理也言天理至爲顯著人君當敬之以顧諟天之明命也思語辭也不易言難保也其事也存天理則天命眷之失天理則天命去之其去就予奪之幾無常而難保也是以人君與天其勢雖若懸絶然事之隱顯大細遠邇天無不陟降而日監視之人君當無一念而不敬以合乎天理則天命歸之矣然則吾心

即天也有天下者烏可謂天爲高遠忽而不
敬乎於戲天人一理也伏惟
聖明凝神於斯則敬立而天命自來矣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臣若水通曰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行
有常度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
也　臣謂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食則以
陰乘陽君德蒙蔽之象故書之將以警懼乎
君也爲人君者果能欽若昊天用愼厥身凡
權臣之竊柄內寵之扇惑陰崖寒谷之隱情
不得聞於上者悉爲燭無疆則更化善治萬

邦惟慶亦猶日之晦而復明也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其更也人皆仰之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臣若水通曰左傳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臣謂萬物本乎天地人君者天地人物之宗也敬

天者人君之所以事天也宋公感淫雨之變以不能敬事天地爲罪引咎責躬其亦可謂賢矣

○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臣若水通曰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救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

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臣謂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順天之所爲理而已矣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齊魯隣國也懿公不能脩殷聘世朝之禮又怒曹而伐之是棄天褻天矣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畏天樂天固保國保天下者之責也

○成公五年梁山崩

臣若水通曰梁山者韓國之鎭天下之具瞻也崩者紀綱淪替法度廢弛之象匪天之警乎一國也將以警乎天下也天將以警乎天

下御天下者因之而自警若成湯六事自責
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脩行使三綱不至
於淪九法不至於斁則梁山之崩不能爲國
家之災矣當時君臣無畏天之心不知出此
惜乎

○禮記月令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
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
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
成

○又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
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

臣若水通曰靜事無刑者不以陰助陰也定循順也夫天人一也人之氣天之氣也故陰陽消長之際君子必謹於身謹於身所以事天也吾身即天也仲夏日長極矣陽盡午中陰耿重淵故爭焉於是乎陽死而陰生矣是以君子齊戒有五事焉所以調陽躁而備陰疾也仲冬日短極矣陰往而陽來之交也故爭焉于是乎萬物之生機動矣是以君子齊戒有五事焉易所謂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微陽也文言曰後天而奉天時此之謂也

○郊特牲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臣若水通曰人君事天莫大乎郊是故聖人之制郊也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有文以示外心之勤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者所以尚質也祭之日被衮以象天者所以尚文也聖人之心一而已矣何有內外之別蓋質以示內天之性也文以示外天之象也其實一也故事天者因丘以壇掃地以位藁秸以席素車以乘皆以廣內心之質也鎮圭以執繅藉以采旂龍以章黃鍾以鈞皆以廣外心之文

也故曰事天者內外合一情文兼備然後敬天之事卑矣

○玉藻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臣若水通曰君子之事天如子之事父母父母怒而不畏者非孝子也天怒而不畏者非仁人也故疾風迅雷甚雨者天之怒也晝則必變其容貌夜則必興興而衣冠所以致敬也昔者舜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子於迅雷風烈必變以其敬心存也後之人君欲事天者必以存心爲本

○祭法燔柴加牲玉於上欲氣通于天於泰壇卽圜丘祭天也瘞埋於泰折埋牲幣也卽方丘祭地也用騂犢句埋少牢羊豕於泰昭壇名祭時也相近當作祈禳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壇名祭日也夜明祭月之坎祭月也幽宗星之隱也祭星也雩宗求雨之處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臣若水通曰祭法此言祭天地六宗山川群神之禮敬天之道也何以爲敬天地也凡地之所載皆天也是故祭天而燔尚升陽也祭地而瘞尚降陰也然而天地之祀正矣四時不

忒則于太昭寒暑不時則于坎壇王者日之象也祭日于王宮夜明月之坎也祭月于夜明幽宗之隱以祭星也雩宗之禱以祭水旱也然而六宗之祀正矣祭四方則于坎壇以至山林川谷丘陵所謂百神者天子皆得祭之諸侯在其地則祭之然而山川群神之祀正矣若此者皆天也氣之所貫無一而非天也敬也者通乎天地而無不貫者也是故敬則誠誠則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而敬天之事盡矣伏惟

聖明爲天地神人之主惟

聖敬日躋以盡事天之道則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於無疆矣

○祭義唯聖人唯能饗帝

臣若水通曰饗帝謂祭天也天人一理也聖人之誠純亦不已與天一也與天一故不違不違故感之而能應記曰祭則受福又曰郊則天神格匪夫神之格也精誠之極也後之人君欲事天者可不素養其誠敬乎

○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臣若水通曰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言其公也聖人公天下之心故與之合是故三王之治天下者亦惟奉若天道而已蓋以其至公無私之心發而爲兼臨溥照之德而萬物得所故三光全寒暑時天地位萬物育矣後之有志于三王之治者盍于玆乎法焉

○表記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

臣若水通曰人君無時而非事天也郊社祭祀特其事之顯著者爾是故三王之祀天地其心足以有享矣而猶不敢不卜日焉言無

一而不稟之於天地神明而不敢以已私主之也不敢褻也不敢也者不敢也敬天之至也雖然後之人君之於天匪徒卜日之爲敬也當無時而不敬則無時而非事天然後謂之敬天焉

○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

臣若水通曰粢盛謂黍稷也秬者一稃二米和氣所生者鬯鬱金香草以秬鬯作酒以祭也以天子之尊耕非無人也而必親耕者以力養也夫天子者天之宗子也天子之事天猶子之養父母也舜曰我竭力耕田以養父

母知人子以力養親之道則知天子親耕之義乃敬天之至者也惟

聖明其留神焉

○周禮地官救日月則詔王鼓

臣 若水通曰日月天之精也天人一體欣戚相通者也日月薄蝕天之大變如痛之切身人君於此能不動心乎故詔告之者欲其恐懼脩省親伐鼓以救之所以致敬於天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臣 若水通曰天者理而已矣大事小小事大

皆天之所爲乃天理也仁智之樂天畏天雖有保國保天下之殊然而一於敬天矣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爲人君者所宜三復以養之於素也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臣若水通曰四卜凡四卜也不從不吉也免牲不郊也望謂祭山川也魯之郊也其非禮矣牲成而卜郊又非禮也四卜不從而後止

之又非禮也不郊而猶三望又非禮也是之
謂瀆故瀆禮斯瀆天矣宜春秋書之以爲人
君事天之戒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三終

[illegible]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四

敬天下

○漢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天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臣若水通曰人恒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何也蓋憂患則敬心生安樂則怠心生此死生之辨也故國有天變之譴必惕然思敬矣明帝日食之詔其知道乎後之君天下者幸無忘事天之敬焉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群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爾

臣若水通曰明帝因日食求言又已自責又恐久而致怠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明帝有焉可謂能敬天者矣永平之政為東都首稱謂不本於是乎吁後之人主遇日食則

諺曰天之常數也天不可知也謂之敬天可
乎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
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
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
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
應之乃可弭也

臣若水通曰大風拔木天惡秦主生之暴也
于此恐懼脩省猶懼弗勝矧可益加毒虐也
邪然而生遭非刑死獲惡謚豈不宜哉

○晉穆帝升平二年九月秦大旱秦王堅減膳徹

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公私共
之息兵養民旱不爲災
臣若水通曰符堅何人也遇大旱猶能敬天
憂民而旱不爲災而況天下英明之主不爲
符堅者乎
○齊武帝永明元年二月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
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
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臣若水通曰語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孔子
曰丘之禱久矣故天文失度非禱可免者一
時有司皆鄙夫也武帝克己隆政以應天其

庶幾乎

○隋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稱封禪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而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

臣若水通曰封禪者其昉於秦之侈心乎聖王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功德莫大焉未聞有封禪之事也内以自欺外以欺人下以欺山川上以欺天書曰矯誣上帝此之謂也至有爲天書符命以亂天下皆充此心而已觀隋文帝郤群臣之言其亦賢矣哉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前幽州記室直中書

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
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故人
君之道在體天之心而已矣能體天心則以
一人治天下而所以富壽安逸之者無不至
矣是之謂事天是之謂仁人是之謂天之孝
子為人君者可不務乎

○唐宣宗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
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
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

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臣若水通曰人君奉若天道春生秋殺仁育義正行天之理而已矣馬植所言欲誅罪戮姦雪冤決滯庶乎合天心矣宣帝尚何疑議之也哉

○後梁均王龍德元年秋七月吳徐溫勸吳王祀

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爲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

臣若水通曰享帝貴誠苟誠矣雖二簋可也徐溫庶乎知先王制禮之意矣外此而惟求侈泰之務焉是褻天矣可謂之能事天乎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閏五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

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脩德延乂歸
帝遣中使問如何爲脩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
要而法之

臣若水通曰延乂所謂弭災莫如脩德是矣
而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恐非弭災之急
務也蓋脩德莫先於誠敬使延乂能知先王
敬德祈天之學由一心以達之政事之間無
往而不敬焉則事天之道盡而天意可回矣
惜乎延乂不足以及此

○宋欽宗靖康元年六月天狗星隕彗出紫微垣
長數丈坻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

將衰非中國憂也提舉醴泉觀譚世勣面奏垂
象可畏當脩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詔除民
間疾苦十七事

臣若水通曰天民一理而德者所以感格天
人上下之幾也故敬天之實在恤民恤民之
要在脩德譚世勣之告欽宗以敬天之道
欽宗能除民間疾苦之事可謂得敬天之
矣惜乎脩德之學猶未之聞是以一時恤民
之政雖行而不知脩德以爲之本爾書曰
和萬民在於疾敬德豈虛語哉後之人君欲
敬天勤民則盍反其本矣

○宋孝宗乾道七年正月帝作敬天圖帝謂[illegible]
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令
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
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
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即天也
人君能自敬即敬天矣豈求之外耶天固在
我敬又何形可圖求之於外而惟形是圖此
孝宗之所以不競也虞允文躬行敬畏之言
庶乎知本矣帝雖然之果能行之乎後之人
君欲敬天者當如成湯顧諟天之明命而後

可

○賈誼新書曰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我有失行而天招以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

臣若水通曰招作昭言天明示以戒也文公出畋人欲也因大蛇而知天之戒則天理矣是之謂敬天故五罪陳蛇魚爛而成霸業天人之際如此夫

○劉向說苑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

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臣若水通曰皐陶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故善觀天者觀諸民心而已矣管仲之言誠不誣也古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君人者顧諟天之明命則動罔非天一念之微惠及天下則上天之所謂聰明明威不必求之民心而在吾之心矣

○班固白虎通曰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

旅不行何此曰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後扶助微氣成萬物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喘息呼吸通乎天人之氣即天之氣也冬至不動兵不舉事禁商旅所以養微陽也敬天之至也然則後世事日多欲日熾得無損天地之氣乎

○宋儒伊川程頤治平二年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臣聞水旱之沴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不和繫政事之所致是以自昔明王或遇災變則必警懼以省躬之過思政之闕廣延衆論求所以當天心致和氣故能消弭變異長保隆平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人定者勝天故能易天之成數者人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豈德政有缺是或常數而終不能爲災者堯湯之德政有以勝之也商王中宗有桑穀之祥高宗有雊雉之異二王增脩德政王道復興此已然之大效也人主之遇災變其可不思所以消弭之術乎

○程頤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曰伏覩詔勑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

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從而來書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之所致
歟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
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政以順天
在陛下而已

臣若水通曰傳云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
所以除舊布新也人君於此苟能悔過遷善
則可變災而爲福不然禍將及矣故晏子曰
可祝而來可禳而去也伏惟
聖明或遇此災變亦嘗凝神自省思所以除舊布
新以爲消變之本乎

○朱熹曰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當黜陟必明賞罰必行

臣若水通曰人莫不有天也已即天也則夫言行政教喜怒用舍黜陟賞罰皆天也人惟不知其有爾夫天者理也王者知而畏之則存諸心施之政達諸事無一而非天理矣後世庸主則罔知而不畏是以言行之不信政教之不立喜怒之不公用舍之不當黜陟之不明賞罰之不行而與天相違矣然則爲人君者可不知其天以敬之乎

○胡宏曰君子畏天命順天時故不行驚衆駭俗

之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動肆情妄作故行驚衆駭俗之事必其無忌憚而然也

臣若水通曰天命天時一中而已矣惟君子而知畏之順之焉故不敢過其中也小人不知畏而順之故失其中而過焉君子小人之分一念之敬肆也人主其可不知所以取舍也哉

○國朝吳元年六月久旱

皇祖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自食美能無甘味得乎民心則得

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脩已誠以愛民
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今年田租
臣若水通曰民心即天心也天心即君心也
故感之而無不應焉
皇祖因旱致齋宮中其心可謂克謹天戒矣既而
雨應雖有群臣復膳之請然猶自責下免租
之詔一念敬天之誠無息也何災之不可弭
邪
○洪武元年八月
太祖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
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

徭役屢興賦斂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
等同國休戚宜輔朕脩省以消天譴叅政傅巘
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
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自警懼
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顧
臣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爕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高皇帝曰君臣一體茍知謹懼天心方回卿
等其盡心力以匡不逮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我

皇祖因火災水旱自責省愆而命參政傅瓛引咎調
爕君臣警懼宛然虞廷勑天之氣象矣此其
所以克協天心而長保無疆之福者也伏惟
聖明當法
皇祖敬天之心而宰輔諸臣宜法傅瓛調爕之咎
而後君臣克艱而可變災爲祥矣
○洪武四年十月
太祖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祥瑞災異皆上天垂
象然人之常情聞禎祥則有驕心聞災異則有
懼心朕嘗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卽時報聞
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

不以實使朕失致謹天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
遇有災變即以實上聞
臣若水通曰末世之君類皆以祥瑞爲喜觀
天馬之歌神雀之號可見也至於災異則厭
聞焉或聞之若罔聞焉者衆矣我
聖祖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而且有
欺蔽之慮非惡祥瑞也惡其有以開人主之
驕心也非喜災異也喜其有以起人主之懼
心也是故驕心生則人欲肆亂之所由成也
懼心生則天理長治之所由成也若
太祖者豈非高世之智爲敬天之至乎伏惟

皇上身體而力行之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

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上問曰此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上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通於天繫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必天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識之

臣若水通曰臣伏觀

皇祖人君言行皆通於天之一語其可謂知道矣

以之諭

皇太子可謂得所養太子之本矣三代之所以有道

之長皆原於此蓋人主知天之在已則凡所

以敬其身者何所不至乎則凡所以惠於民

者何所不至乎由是言之言行不善則逆乎

天殃乎民而爲禍無窮矣爲人君者可不敬

乎

○洪武二十年四月丁卯

上御華盖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臧否亦有

不得其常者

上曰爲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之來則聽於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禍者特時有未至爾

臣若水通曰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有不得其常者或者疑焉殊不知非不常也天未定也

皇祖之諭獨歸之理與時焉夫然後千古之惑可定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積善而福終不至者未之有也積惡而禍終不及者亦未之有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
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形於
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
家之美慶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
亦可弭苟棄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
專於此也
臣若水通曰聞祥瑞則多喜聞災異則多懼
多懼則戒慎之念存多喜則驕泰之心縱矣
皇祖因五色雲見學士以爲美慶乃諭之以災祥
在德然則災曰脩德祥亦曰脩德一災一祥

皆懲勸成德之具也惟
聖明以法
祖敬天爲心以脩德致治爲本天下幸甚
○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爲欽天監
臣若水通曰監名欽天表敬天也堯典曰欽
若昊天敬授人時人君敬以直內又必齊七
政建五行定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
氣候之早晚時序之後先以興作寢息焉盖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敬天之至也
是故

聖祖於是監攺前代司天曰欽天者其敬授人時
乃所以敬天也
○諸司職掌儀部傳制凡大祀前三日陳設如常
儀文武官各具朝服詣丹墀拜位鍾聲止儀禮
司跪奏請陞殿樂作
皇帝御華盖殿具皮弁服出升座樂止鳴鞭訖贊
四拜傳制官詣
御前跪傳制由東門出至傳制位稱有制贊跪宣
制云洪武某年正月某日大祀
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自某日爲始致齊三日
當敬慎之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所敬者惟天而已爾於
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哉
聖祖創制立法凡大祀
天地命百官致齊三日
君臣上下一於誠敬
聖子神孫世守以爲家法可謂盡事天之道矣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
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太宗皇帝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脩政用謹天戒
朕既乖於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
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

爕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之

臣若水通曰新正朝賀宴會大禮也我
太宗文皇帝因日食之變輒廢之其自責自艾而
敬天之威者至矣宜其受天之福而流慶無
疆也
聖子神孫其可不法
祖宗以事天乎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
失於推筭
英宗皇帝召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乃失推
步如此因言湯序以侍郎掌監凡有災異隱蔽

不言或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
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遇天文喜事却詳書
以聞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
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
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左遷太常
少卿

臣若水通曰序所謂熒惑主心矯誣上帝者
也罪莫大焉我
英宗皇帝獨能灼知序之姦至褫職而不負其敬
天之心信乎卓冠群倫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四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五

敬祖考

○易豫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臣若水通曰此豫卦象辭言聖人體豫之功用也殷盛也豫卦震在坤上有雷出地奮之象雷出地則萬物忻育故有和樂之意先王體之以作樂崇德其德盛者其樂盛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樂主和也陽也氣也達陽和之氣於上帝以祖考配天所以通其誠敬也宜乎上帝時歆祖考來格矣聖人體豫

之功用大矣哉然究其本必聖人和德於中
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而天地之和應矣
方今
國家百有六十餘年
聖明御極致治中興處豫之時夙夜奮勵制禮作
樂以盡保豫之道此其時矣臣不勝顒望之
至
○萃彖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臣若水通曰此明萃卦彖王假有廟之旨也
假至也致孝享者即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
之精神也夫祖考之於子孫一氣也固無時

而不聚也王必假于有廟者何盖祖考之精神雖在於廟而實通乎吾身也故王者當萃之時必假有廟以致孝享則吾身之精神以在廟而聚祖考之精神以吾身而聚庶幾幽明感通百順攸聚萃之道莫大於此矣雖然仁孝之心豈必假廟而後聚哉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盖養之于素爾

○渙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臣若水通曰此渙卦象辭言聖人濟渙之道也夫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聖人體之以濟渙固各有道矣而必先之以享帝立廟者何

蓋萬物本乎上帝人本乎祖若上帝之與萬物祖考之與子孫其氣一故其精神一也然其分則殊故不能不散渙苟非有以聚之二者一渙天人間矣故先王濟渙必先之以此享於郊以聚上帝之精神祭于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故天神人鬼散而有合而萬物生生不息矣濟渙之道其至矣哉雖然必仁孝誠敬之至者方可以語此否則中心無合一之理而欲爲合渙之文其何以能濟渙乎

○書周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籩豆

臣若水通曰此周書言武王克商祭告于祖廟也邦甸侯衛皆諸侯之國駿疾也武王祭已克商丁未即率諸侯執籩豆駿奔走以祭告于祖廟所以致孝享萃人心崇大化之本者莫盛於此舉矣武王之心豈有他哉孝思一念自有不容已爾此武王之所以爲達孝也然則有天下者思祖宗功德之盛報本追遠之禮可不重與

○周書冏命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臣若水通曰此周書穆王命伯冏之辭也穆王始以弗德嗣先人宅后有夙夜危厲之誠繼欲群臣匡輔格非以紹先烈夫穆王望伯冏以輔己德然必以先人先烈爲言者盖已德之進否有係於祖考之隆替一時尊祖敬宗之心惻然若不自遑矣卒之巡遊無度勞民傷財敗先王成憲何其言行先後之不類也嗚呼人心惟危可不畏哉

○詩大雅思齊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臣若水通曰此詩以詠歌文王之德此曰惠

于宗公罔時怨恫者以言其德能格乎祖考
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盖周之
先王皆有盛德使文王厥德弗脩弗克肖于
先王則冥冥之中不免有怨痛矣惟文王之
德克順其心無怨無恫所謂惟孝子爲能享
親者此也肆我
祖宗聖德在天正惟
聖明聿脩厥德以慰在天之心萬世幸甚
○大雅江漢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臣若水通曰此詩宣王策命召虎之辭也夫
爵人必於宗廟者何也尊祖也尊祖故不敢

尊事死如事生也故夫人子之於親生也出入必告有事必告孝敬之至也况山川爵土皆祖宗功德之所在乃尊以與人而不告豈事死如生之禮與故召虎平夷之功錫之山川土田宜矣而必告于文人宣王其知敬祖者歟中興周道固其宜矣後世乃有挾其私恩專封爵邑而不告于祖者其爲不敬祖考孰甚焉

○周頌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臣若水通曰此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樂歌蓋言其法典安民而知其必享也儀式刑皆

法也典即其禮樂制度所以致治于天下者
皆是也靖安也法典致治何以知其必享也
蓋頌其子孫之法成憲以致治者祖考之心
也苟弗念厥紹顛覆典刑則神靈方且怨懫
之矣安能享其祭乎故曰儀式刑文王之典
曰靖四方則法祖之道備矣孝子之心盡矣
不待祭而已享之矣故以是知孝子仁人之所
以敬其祖考者固不專於祭享而在於遵成
憲以致治爾

○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十有六
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臣若水通曰此春秋書魯文公始廢告朔之
禮也夫告朔之禮行于祖廟所以重正朔尊
祖考萃人心勤政事一舉而衆善集焉魯之
先公嗣而行之無敢廢者至于文公六年閏
不告月已有不視朔之漸矣十有六年夏五
月四不視朔其尊祖之心已蕩然矣故春秋
兩書其事以著此禮之廢實始于此而文公
不得辭其無上慢祖之罪矣

○禮記曲禮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臣若水通曰宗廟者祖之神所在而齊牛又
爲祭祖而備者也國君苟存孝敬之心則見

齊牛過宗廟敬祖之念油然生矣其式而下之盖出於敬祖之誠而不能已也夫敬其祖以及其牛孝敬之至也後之國君遇祀事而不敬者慢祖孰甚焉

○禮器太廟之内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賛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享之也

臣若水通曰賛助也制祭謂絶肺也盎者盛肺之器也牲孰體也太廟之事惟一敬而已矣君親牽牲大夫幣以從所以迎牲也君親

制祭夫人薦盎所以祭肝也君親割牲夫人
薦酒所以薦熟也夫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
人凡在廟者罔不洞洞乎其敬之淵深也屬
屬乎其忠之始終無間也惟敬以忠勿勿乎
於恍惚幽窈之中而欲其神之饗之也是敬
也從之者夫人也卿大夫也而主之者君也
故牲曰親牽祭曰親制體曰親割所謂自致
者也夫然後爲敬之至也

○大傳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
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
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

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

臣若水通曰宗謂宗子言爲祭祀之所宗也此記大傳明王者親親之效大也親親何以尊祖祖者親之所出也尊祖何以敬宗宗者祖之統也敬宗何以能收族族者宗之屬也收族何以嚴宗廟人心萃故宗廟肅也宗廟嚴何以爲重社稷社稷受之宗廟者也重社稷何以愛百姓百姓社稷之本也愛百姓刑罰何以中也庶民何以安也財用何以足也百志何以成也禮俗何以刑也和樂何以起

也盖樂生於禮禮形於志志集于用用足於民安民安於法法平于仁仁民達于親親故一親親而尊祖也敬宗也收族也嚴宗廟也重社稷也愛百姓也平刑罰也足財用成百志興禮樂也而百順萃焉此之謂理一分殊物我兩盡先王繼志述事之大者莫過於此矣伏惟

聖明體乾父坤母之心萬物一體之念以承

祖宗休德以廣先王達孝萬世幸甚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

臣若水通曰此上言祖祭之禮之義建國封諸侯也置邦立邑以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廟宗廟也祧祧主廟也築土曰壇除土曰墠親疏昭穆以爲考也多少七五三二廟數也親而徹倫而有別先王仁孝之心其達乎是故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皆月祭之遠廟爲祧若周之文武四時祭之由是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禱則祭之去墠曰鬼不之祭矣諸侯五廟考祖曾祖月祭之高祖始祖四時祭之去祖爲壇去壇爲墠禱斯爲祭去墠不祭矣大夫三廟考祖曾祖四時祭之

高祖始祖禱則爲壇祭之去壇已矣適士二廟考祖已矣無祖則禱于壇官師一廟祀考也而祖同焉去壇已矣庶士庶人薦于寢死不祭矣嗚呼茲隆殺之別而親親之徹也茲先王仁孝之法也是故諸侯而上於親有加焉所以致崇奉也大夫以下於親漸減焉所以卑卑而致其尊也故祭于壇墠附于廟寢而天下無不祭之四親夫是之謂隆殺之別親親之徹知親親之義而上下達矣上下達而仁孝同祖禘祭之禮根乎一心推之準而達之治也不亦入乎不明祖祭之禮而能治天

下者鮮矣

○祭法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廟而七一壇一墠曰考廟考成也父有成已之德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皇太也曾祖也曰顯考廟高祖也曰祖考廟始祖也此五者與文武不遷合爲七也皆月祭之每月一祭也遠廟爲祧孔氏曰謂文武在祧以功德不祧也有二祧享嘗乃止二祧即文武也文武以功德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去者離遠之義遠祖藏於祧廟又於廟外爲壇遠祖之父則離於壇則爲墠禱祝也當祭時則出而祭之若又遠則去墠爲鬼而不祭矣○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父也曰王考廟祖也曰皇考廟曾祖也皆月祭之顯考廟高祖也祖考廟始祖也享

嘗乃止止享嘗不月祭也去祖爲壇自祖之上無廟止爲壇去壇爲墠祖之父以上又無壇墠爾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高祖父祖寄太祖之廟至祭時則出而壇墠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不月祭也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曾祖也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共祭考廟去王考曾祖也爲鬼曾祖以上就廟薦之而已庶士庶人無廟薦於寢死曰鬼

臣若水通曰此祭法之文或者疑焉其秦漢

之間之傳乎祭者何繼養也則凡四代之親
無不養也然而有差矣夫祭者服之推四代
之親無不服則亦無不祭也然而有差矣故
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皆宜得祭四親焉
何也其親同故其繼養與服之者同也然而
廟制則有差矣故王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
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而寢其分殊也分
雖殊而心則一也盡分者禮也盡心者孝也
故禮曰祖考同廟由是觀之則天子諸侯分
得爲之則異廟大夫以下至官師分不得爲
之則同廟禮也然而貴賤無不祭之親而其

孝同矣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故得爲
而不爲謂之慢不得爲而爲謂之瀆瀆與慢
皆弗敬也弗敬神弗享故人之於親多不盡
分者豈惟不及者之罪過猶不及

○祭義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旣降
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
露旣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
以迎來哀以送往

臣若水通曰祭祀之所由生繼養也巳食之
則時思之矣時思之則時養之矣是故天時
感之而祭祀之禮舉焉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其心一也夫君子之心無時而忘其親也何待天時之履而后感哉蓋曰時之變也則感焉而后祭因之起非謂至此而后思者也是故禴于春則祀于夏可知矣嘗于秋則烝于冬可知矣四時之祭合諸天道而吾之思見矣然存之乎心者則無時而或忘也嗚呼思者祭之本也無思則無祭彼夫儀文之托而思或怠焉者其殆生事之踈而繼養之衰歟可悲已矣

○祭義曰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

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臣右水通曰致齊者散齊後三日之齊也內謂齊所也散齊者致齊前七日之戒不飲酒茹葷也外未就齊所也齊之日見親之身所當思者無或忘焉內外致一齊之至也見所

爲齊思之至也是則敬之始也出入周還必
有見聞乎聲容歎息者祭如在也敬之至也
是故先王之孝致其追念之愛則聲色志欲
不忘而存焉致其想見之慤則聲容歎息不
微而著焉然而慤也者愛之所爲也著也者
存之所爲也愛則慤存則著愛慤無二心存
著無二事是故孝子之敬貫始終而一之者
也生則敬養盡吾愛也死則敬享繼吾養也
思終身弗辱焉終已之身也敬之至也然則
人子事親之道可一言而盡者其敬乎
○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忌日親亡日也人子於此念親
之終如喪親之日焉哀之至也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
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
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歟
○又曰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
以數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文王孔
子之孝其堯舜之道乎夫聖人人倫之至萬
世帝王之則也伏惟我
聖明以是爲則日省于心而擴充之則文王孔子

之孝在我而光舜之道盡人倫之至可建極
於天下矣

○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
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臣若水通曰夫祭有三備焉豫事者禮儀之
習所以脩禮也具物者器物之陳所以脩養
也中虛者齋莊靜一淸明在躬所以脩心交
于神也三者備而后能享合外內之道也

○祭義曰宮室既脩墻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
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
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爼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
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
志也
臣若水通曰當祭之時致享之道不可以有
不慎焉宮室墻屋百物所以慎之於物也夫
婦齊戒所以慎之於心也沐浴盛服所以慎
之於體也洞洞屬屬所以慎之於誠也弗勝
如失所以慎之於貌也百官承進所以慎之
於嚴事也諭其志意所以慎之於祝告以孝
也恍惚與交欲饗所以慎之於致養也夫是
之謂備孝不如是不可以饗夫禍莫大於不

享矣是故孝子之心一以貫之故曰備孝之
道也
○祭統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
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
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天子諸侯之耕王后夫人之蠶
者何也以祭祀也凡已之身天地父母之身
也故竭身以事之所以致誠信也粢盛之薦
冕服之飾所以交于神明者而莫或親之則

不能身致其誠信而達敬於神明則夫唯物之具豈交神之道乎夫何後世雖有耕蠶之禮或視爲故事草草應文而誠信莫存爲之臣者諂媚以從而不知養其君誠信之心天地神明其可罔乎噫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饗于此可以鑒戒矣

○祭統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瓚祼神器以圭爲柄祼以瓚酌鬱鬯酒灌地降神也尸大宗或夫人有故大宗攝之執璋瓚亞祼以璋爲瓚柄酌鬱鬯酒以降神

及迎牲君執紖者牽牲卿大夫從士執芻芻藁也殺牲時用

薦之宗婦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涗水明水也盎齊差清和以清

酒泲之謂之涗酌涗即盎齊以盎齊加明水君執鸞刀羞嚌一朝踐之時取

祚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一饋熟之將君執鸞刀割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奠于

俎上尸嚌之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也

臣若水通曰夫婦兼祭象陰陽之行乎變化

也兼祭則兼致其齊兼齊則兼執其事是故

親執則鸞刀羞嚌不敢以假者不敢以尊處

也親薦則涗水則豆不敢以假者不敢以貴

加也親莫大焉因莫重焉君夫人雖尊且貴

亦不過夫人之子之婦焉爾父子之道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而豈尊貴之所能敵哉嗚呼
此義不明先王之孝不盡傳于天下也久矣
語以弟子之職則若恥其卑賤而失其尊崇
之勢者爲是心者豈以父子之道之在天下
也有二乎哉可以深思矣

○周禮天官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
以爲祭服

臣若水通曰中春蠶桑盛時也北郊陰方且
絜地也以時蠶桑于此以爲祭服必后帥命
婦親爲之者禮曰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
其誠信是也敬祖考之至矣

〇春官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臣若水通曰曰肆曰獻曰祼者五年之禘曰饋食者三年之祫夫禘之以五年而又祫之以三年其義周矣而四時之享獨非仁人孝子之心歟故祠者祠也春物初生以祠爲主故以祠而享乎先王禴者薄也夏物未成其意尚薄故以禴而享乎先王嘗者食也秋物漸成其味可食故以嘗而享乎先王烝者衆也冬物畢藏可陳者衆故以烝而享乎先王

是故四時之享異而孝子之誠一也非天下
之至仁其孰能與於此

○漢靈帝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
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
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
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
謂也

臣若水通曰古不墓祭未備禮也古者不封
不樹何墓祭之有然而仁人孝子之心怵惕
悽愴之情其能已乎故親之始死則憑尸而
哭之歛則憑棺而哭之葬則就墓而求焉比

出於孝心之誠而已此墓祭之所由起乎靈
帝昬弱之主也原陵之上其良心之不能已
矣向使由此念而擴充之則仁孝不可勝用
保其社稷以光于四海豈至亂與亡哉傳曰
不能充之不足以保妻子

○晉武帝泰始二年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
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毁
如居喪者後群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幽冥
而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况當食稻衣錦
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四年三月葬
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既虞除衰服詔曰受終身

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臣若水通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要皆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也後世帝王不能遠追先王之禮而徒籍口於漢文之陋食稻衣錦於心安乎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謂非仁孝之發不可也而有司庸劣顧乃蹈常安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悲夫

○梁武帝普通七年十一月丁貴嬪卒太子水漿不入口上使謂之曰毀不滅性況我在邪乃進

粥數合太子體素肥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
半
臣若水通曰孝也者人之良心真切者也昭
明喪母水漿不入孝心篤矣使有伊周爲之
師傅舉先王養太子之道則商之太甲周之
成王可爲也惜乎一時之臣無以將順之而
徒區區於文藝之末也雖然元服既加之後
懿德彰聞卒之日朝野惋愕男女奔泣嗚呼
使天永其年國祚其可量哉
○國朝洪武六年
祖訓錄成於是頒賜諸王且錄于謹身殿東廡乾

清宮東壁仍令諸王書于王宮正殿內以時覲
省
上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所以垂訓子孫朕更
歷世故創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
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
世子孫守之則永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
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
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
鮮有不敗故經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上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
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著其小過不

及爾若一代定法具存不可輕改故荒墜祖緒
幾於亡夏顛覆典刑幾於亡商後世子孫當思
敬守祖法
臣若水通曰書云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
有則貽厥子孫我
皇祖祖訓之著即大禹之典則乎
皇祖應天順人肇造鴻業大經大法可以萬世行
之而無弊尤慮世遠紛更乃以心思之微著
爲一書以垂訓後昆誠一代之定法也
嗣皇守之可以永安宗社
藩王守之可以長保富貴然欲法祖在於脩德

也脩德即能敬守祖法聿追來孝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十五終